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

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儁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幷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

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絜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絶乃牓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

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
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
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
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已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
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諭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
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
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諭八月戊辰文襄

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為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為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

相託方為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況閒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為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為無端之説遂懐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閫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

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
尅復即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為後圖且令還
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
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勠力三令五申
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
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為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
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櫜還
闕者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

進得保其禄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即相加授永保疆埸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為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為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絕嗣自貽伊慼戴天履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

為虛為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乖藝用出身為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廻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僬

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送地豈樂為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幸桓莊何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勠力同心共奬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禄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禄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闗言賜蚩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

而不法將何以訓䲨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

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

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

監輕重由人非㬰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

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

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羇甌越

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

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帶自殞此而為弱誰足

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彊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侯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於前塗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為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尅復中原荆襄廣頳已

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為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禄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乂寧四人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

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因楚乞羮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救之無損復加阬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讐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尋覽書悶誰為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閉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

圖南為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毆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即受啓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疋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
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
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
守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邉城務得其才不拘職
業六月王廵北邉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
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為
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謡曰百尺髙竿摧折水底
燃燈燈滅識者以為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

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讀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
部曲亦罕存聲甚凄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
將蘭欽子京為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厨欽請贖之王不
許京再訴王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
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
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
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
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

百官京將進食王卻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
卻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
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
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
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臠割京等皆漆其
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
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

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

北齊書卷三

北齊書卷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當恠之初高祖之歸尒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

時尚未能言欻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頬兊下鱗身重踝不好戲弄深沉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秃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歴問禄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甞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免冑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

門開餘人無見者内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禄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内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臠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

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寛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為太傅潘相樂為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眘等竝以州內屬十二月己酉以幷州刺史彭樂為司徒太保賀拔仁為幷州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內屬辛酉魏帝為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

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内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戸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戸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己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

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戸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為大列晷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然則皇王統歷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為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

躬國為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
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
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寔廣相猷雖冥功妙實䫉絶言
象摽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摶風初
舉建旟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
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
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
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

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逖矣炎方逋違正朔懐文曜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淮然桑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鴟跱偏師纔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迥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絶南疆摇蕩邊垂亟為塵梗懐德畏威向風請順傾𢽳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旅廣

衮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款栗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既飲醇醪附同膠漆氊裘委仞竒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讐爰抱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乂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拔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乗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

不停筆既連百木無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烏此又
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沈俱振輕
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
王有安日下之大勲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
左右朕言昔旦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内之任王宜總之
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
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
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

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

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

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賮是用錫

王朱户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

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

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

制極幽顯糺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

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静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圮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

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尅翦多難重懸日
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勲巨業無得而稱
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内晏如國命已康
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兹大業盡叡窮幾
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
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
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懐人百城
奔走闗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

應期寔撫千載禎符雜遝異物同途謳頌塡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藉援立之厚延宗祖之算静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别宫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邈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

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
茂實照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
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
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
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
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
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
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墜歷有大德於魏室被

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内勦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略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不服圖諜潛藴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遂巡静言愧之坐而待

旦且時來運往嬀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禄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祗承歷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即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

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
天揖讓考歷終歸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内外
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
首再立宗祧掃絶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勲光宇宙
文襄嗣武克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懐音西
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
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
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為一總民

宰世樹之以君既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
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
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
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祇惕敬簡元辰升
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祉保祐有齊
以被於無窮之祚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
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
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

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功内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歷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瞻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効祉惟爾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

誠節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為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己未詔封魏帝為中山王食邑萬戸上書不稱臣荅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為縣公邑一千戸奉絹萬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妣為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祖宗之稱

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
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
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
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勅長吏厲以廉平興利
除害務存安静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
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
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
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

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捌出為奇
後以過前為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
往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
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幷下魯郡
以時修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
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
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
旗初起之地幷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

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竝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幷撫問妻子慰逮存亡又詔封宗室高岳為清河王高隆之為平原王高歸彦

為平秦王高思宗為上洛王高長弼為廣武王高普為
武興王高子瑗為平昌王高顯國為襄樂王高叡為趙
郡王高孝緒為循城王又詔封功臣厙狄干為章武王
斛律金為咸陽王賀拔仁為安定王韓軌為安德王可
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彭樂為陳留王潘相樂為河東王
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
為平陽王定州刺史澈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
王冀州刺史湙為上黨王儀同三司淯為襄城王儀同

三司湛為長廣王湝為任城王湜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凝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為奏聞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内及并州死罪已下餘州死降徒流已

下一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為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為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為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為蓄積命宜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儁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銓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

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禄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賛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

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録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
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
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
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
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
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
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為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
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

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内殿辛巳曲赦幷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幷州刺史叚韶為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别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陜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

莫奚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
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
黄門侍郎元世寳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
邉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
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
淯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黄鉞相
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

馬嶲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竝率州
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
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景戌合
州刺史斛斯顯攻尅梁歷陽鎮丁亥髙麗國遣使朝貢
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為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
司馬子如為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
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
為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

為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
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
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即偽位於
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
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
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為民二月
茹茹主阿那瓌為突厥虜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
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登注子庫提竝擁衆來奔茹茹餘

衆立注次子鐵伐為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樂為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景申室韋國遣使朝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

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即帝位於江陵是為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戍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茹茹主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主仍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為主夏

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帝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廵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塹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

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置之馬邑川給其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掎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遂平石樓石樓絶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慴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主立齊王廓是為恭帝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黄瓜堆虜騎散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别部

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茬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愼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太保司空尉䊮為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為司

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為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録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

梁元帝為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安王蕭方智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廵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云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尅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湞陽侯蕭明為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為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

荆州刺史宋蒞為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鄆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濙赴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濙赴東闗斬梁將裴之横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熈城以為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侃擊斬之庚寅帝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

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逷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絶
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
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
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親討茹茹甲戌諸
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厙狄谷百餘里内無水
泉六軍渴之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無侍
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
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懐朔鎮

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其俟利鶻焉力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幷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如晉陽十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内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

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輯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甍是月柳達摩為霸先攻逼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凉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叡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

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為齗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起竝没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修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帝殂

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為池是稱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躔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宇罷侯置守天下為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

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兹而頽彞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内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録實諒足為煩損害公私為弊殊久既乖為政之禮徒有驅羊之費自爾因循未遑删改朕寅膺寶歴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静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逖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戸之

多古今為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
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廻化拓土開疆
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偽百室之邑便立州名
三戸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
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
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盡行
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
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

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蝌蜆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絶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録尚書事是月帝在

城東馬射勑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剖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

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為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弑其主方智自立是為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長廣王湛錄

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彦為尚書左僕射甲辰
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
北廵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
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
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螽
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
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
千人内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

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宫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氷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竝命賦詩以新宫成丁酉大赦内外文武並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仍以江州内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為梁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尉粲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録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録尚書事長

廣王湛為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
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甲寅帝
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
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
高德政為尚書右僕射景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
莊至郢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
為司空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

城王溆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為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哲東平公元景武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竝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為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為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酈懐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宫德

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刱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内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宫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内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

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為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
戚舊勲必無容舍内外清靖莫不祗肅至於軍國幾策
獨決懐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跱諸夷
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
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
常致克捷嘗於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
收於御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事西伐是歲周文帝
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

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沈湎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勲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馲駝牛驢不施鞍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嫗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為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既久彌以狂惑至於末年每言見

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懲艾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勦永安上黨並致冤酷高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蒨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在晉陽以矟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即殞又在三臺大光殿上以鋸鋸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悊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其餘酷濫不可勝紀朝野憯憯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為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所營繕百役繁興舉

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虛自皇太后諸王及內外勳舊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糵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運集己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

斯疾胤嗣殄絶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曆帝籙勢叶謳歌情毀鼂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北齊書卷四

北齊書卷四考證

顯祖文宣皇帝紀而使甲騎偽攻之○臣範按毛氏本使字下有彭樂率三字北史亦有

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辛酉北史作庚申臣荃按魏孝静三月庚申進齊郡王高洋爵為齊王疑從北史為是

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建北史作運臣荃按下文云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是文襄但運石經

未嘗建立疑從北史為是

乙酉前黄門侍郎元世寳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邉○臣荃按元世寳彭貴平事北史不載

冬十月乙未至黄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戍○臣範按毛氏本作社干通鑑作社平胡三省註齊紀作社子

遂平石樓○元本遂譌道從南監本改

虜不退走追擊之○北史無不字

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金山通鑑作金川

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北史通鑑並作嗣徽

柳達摩為霸先攻逼以石頭降○臣範按通鑑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霸先乃以從子曇朗等為質與齊人盟于城外將士恣其南北則達摩未降也當是齊誅達摩而以降為罪耳陳書亦云達摩遣侯子欽劉士榮等請和通鑑載齊誅達摩於十二月辛酉之下

自庫洛拔而東至于塢紇戍○北史同通鑑拔作枝塢作嗚

北齊書卷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北齊書卷五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馮培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録監生臣張士璪

北齊書卷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五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

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宫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傅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温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宫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

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

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
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
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癃病不堪驅使者竝皆放免土木
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
相咸陽王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
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為太尉以司空段韶為司徒以
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
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

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廉為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寛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太師録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録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彦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没宫内及賜人者

竝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録囚徒死罪以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為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為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浟為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

王是月王琳為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
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筭壬申封文襄
第二子孝珩為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為蘭陵王夏四月
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緣水頻
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
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
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
入篡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

十七帝聰慧夙成寛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内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懐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彦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彦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彦馳驛至晉陽宫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為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

閔悼王初文宣命邢卲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

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卲懼請改焉

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時但奪愼勿殺也

北齊書卷五

北齊書卷五考證

廢帝紀文宣登鳳臺○北史作金鳳臺

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為范陽王○監本脫廣陽王三字今從南監本及北史補

令食一郡○臣範按北史令作全盖全食濟南一郡也北史是

北齊書卷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北齊書卷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帝紀第六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

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
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衂同軌以為能
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
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
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
出帝送出閤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
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
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

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
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
司空録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録尚書時文宣溺於
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
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
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
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
貴賤唯常山王至内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

王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因閑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隂為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㫖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輙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宫人醒而忌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

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録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勅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鷙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内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録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録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

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内帝至東閤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為領軍素為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歎

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
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
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又被
文宣重遇撫刃思効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
皇太后又為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
彦勑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内刀而泣帝乃令歸彦引侍
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閤斬娥永樂於園
詔以帝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相府佐史

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為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為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宫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絶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為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黄帽鳩杖又

詔謇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
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
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録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
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為庶
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為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
為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為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
使廵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甲午詔曰昔武王尅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

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説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百年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

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
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
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
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厙狄干故太
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髙乾故司
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
史王懐十二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
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髙

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遯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内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録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

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内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浟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太尉己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沖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徳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内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兹大寳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

月崩於晉陽宫時年二十七大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宫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於文靖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逈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内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别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曽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

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為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為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

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為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宫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宫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輦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即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富兵强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為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

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内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絶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

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篡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

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
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賛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
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
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
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
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
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名英賢文武畢集于時
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右實

懷兼幷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
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
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北齊書卷六

北齊書卷六考證

孝昭皇帝紀論曰神武平定四方○臣荃按此論自高祖平定四方以下一百五字與文宣帝紀後論一字不易詳其文義似宜在此篇之後

北齊書卷六考證